

问刘十九
白居易

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
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
诗不在小，有味则妙。
虽是一首小诗，却能让人读成一首长诗，方为妙。

这小诗很有能量，一看就让人兴奋，一看就让人温暖。

古时有会茶帖，就是送帖子请朋友来喝茶。白居易这首，很像会酒帖，招朋友来小酌。对方叫刘十九，据说是位处士，就是隐居不仕的人，能让白居易惦着的，看来也是高人。

试看白居易怎么写这个帖子，翻译过来就是：酿好了淡绿的米酒，烧旺了小小的火炉，天色将晚雪意渐浓，能否一顾寒舍共饮一杯暖酒？

放到现在，我们会对着刚刚酿好的酒，拍个小视频，再对着小火炉也拍个小视频，发给朋友，用实景来撩他，不愁不来。

白居易也发的小视频，不过是用语言拍的，更撩人。

首先来看色相。看看我这绿酒，色泽够不够诱人？酒怎么是绿的呢，还绿蚁什么的，原来新酿酒未滤清时，酒面浮起酒渣，色微绿，细如蚁，称为“绿

蚁”。放在你肯定不敢喝，古代这是佳酿的一个标签。古人还会直接说“绿酒”，例如晏殊的“绿酒初尝人易醉”，现在知道“灯红酒绿”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了吧。

用绿蚁酒撩过了，再用小火炉来撩。上来就是温暖的颜色“红”，这小火炉的外泥都被烧得红红的了。一绿一红，色相可观，绿带来的是口感，红带来的情暖。色相还要放到特定的时候去看，原来正是寒冬，而傍晚的天空正酝酿着一场雪，这时再看红与绿，就格外醒目诱人了，一冬的落寞，都被点破了。

寒雪天气，人又最渴望会友，毕竟时常被关在室内，长时间的闭，渴望着一次被打开，渴望着相互打开。诗的最后一句是问友能否来饮，这问的语气，很是感人。虽然我很渴望见到你，但不知你愿不愿意来。

不得不佩服诗人会很会撩，味觉、视觉和感觉都被调得很舒服，当然更诱人的是围炉夜话。诗在悬念中结束，而结果一定没有悬念，刘十九赴饮去了。读着诗，读者仿佛被招饮的刘十九，欣欣然，在这天色将晚时，也去白园赴饮了。

乡村一种一割是大事，种是开始，割是结尾，种和割完成了，土地就干净了，一年也就快结束了。

比如水稻吧，开了秧门，开始插秧，算是真正种下了，之后经过一个个太阳天，秧苗一寸寸拔节，到了秋天，结下穗沉甸甸地勾了腰，金黄一片，就轮到收割了。收割是要一把把用镰刀割的，镰刀带锯齿，割声刷刷响，有铁器摩擦土地的味道。这是传统的耕作模式，现在改变了，稻子可以种，种子一撒一大片，除草用除草剂，中间少不诸如拔草、薅秧等环节，收割也不用镰刀了，机器开进田里，车轮一转，稻子放倒，稻谷收干净了，连带着秸秆也粉碎归了田，剩下的就是把稻谷运回家的事了。

郭婶种了水稻，地块很小，满打满算一亩地。郭婶是用传统的模式种的，从泡种、育秧到开秧门插秧，一样不省，之后，拔草、施肥、薅秧、烤田，样样都跟上了，只是不打农药，有了虫害，郭婶有办法，拿着竹竿反复地在秧苗上赶，虫子经不起折腾，落在田里，水淹、青蛙吃，活下的就不多了。郭婶种得精心，进口入肚的东西马虎不得，何况种下的稻子自己吃、城里儿子一家吃。儿子一家三口，加上郭婶，一亩田千把斤的收成，现

在人米吃得不多，饭不当主食，也够吃了。化肥农药保着的粮吃不得，自家种的稻子，吃得安心。

郭婶七十岁了，身体硬扎，田里的活拿得起，种一亩田的水稻费不了多少力气。田是完全可以不种的，老伴早走了，一个儿子有出息，在城里工作，小日子过得不错。儿子媳妇催郭婶进城，郭婶去了，过段时间又回了，城里没乡下洒脱。郭婶修了个好儿媳，儿媳对郭婶好，似待亲妈。或许正因这好，郭婶下了决心回乡下，好好地伺候水稻。郭婶听媳妇说过一句话：妈种的水稻好吃，不用菜都能吃两碗。就凭这句话，郭婶也放不下种的水稻来。媳妇确实吃得香甜，不像是说讨好话。

上春头栽秧，媳妇从城里赶了回来，裤脚一卷就下了田。媳妇显然不会栽秧，前脚栽下去，跟后秧漂起来。郭婶就手把手教，还真像回事，媳妇学得快，也把秧栽的得尺过线的。媳妇细皮嫩肉的，郭婶心疼，但媳妇吃得这苦，一亩田的秧她栽了一大半。郭婶心里明白，媳妇心疼自己呢，她多干些，郭婶就少劳累。媳妇真是好媳妇，一次媳妇和儿子闹别扭，转身离家，吓得儿子没了魂，东找西找，谁知媳妇回了乡里，拿着乌头正帮郭婶薅秧呢。窗户纸捅破了，郭婶一顿好骂，骂儿子也骂媳妇，只差



月光城 随笔

去诗家赴饮

仇媛媛

寒夜
杜耒

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

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

这首诗，冬夜读起来感觉特别好，温暖。

诗句简白，但情意浓郁。窗内窗外，不同的世界。

白居易在一个即将下雪的傍晚，邀刘十九来饮，他暖暖地问：能饮一杯无？杜耒是朋友寒夜主动来访，因为事先没有备酒，就茶当酒了。能茶当酒的说明不是生客，是老友，而且是能将茶喝出境界的彼此。

宋代很讲究饮茶，点茶、分茶，茶里的文章多，那时亲友相聚大都是以茶当酒，茶是雅品。第二句写的是煮茶，那时的茶不是泡着喝，而是煮着喝的，不是茶叶，而是茶饼。这句很像白居易的“红泥小火炉”，烧得旺旺的，暖暖的。这是一只竹炉，就是用竹篾做成的套子套着的火炉，有意思。很多时候，情趣就在这些小摆设中，而且不经意间也嵌入“竹”的意象。

诗为《寒夜》，一点寒意都没有，被暖意充满了。元朝揭

傒斯也有一首《寒夜》诗：“疏星冻霜空，流月湿林薄。虚馆人不眠，时闻一叶落。”真是凄寒，夜寒，心寒。杜耒的寒夜，特意来反衬的，寒与暖的落差里是人的惬意，寒夜不寒。

诗人与友人坐在窗前围炉夜话，目光不时看向窗子，因为有月色相邀。这跟现代是不同的，电灯的光芒太强势，已驱走了窗前月色。有个作家说，我们已没有合格的夜了。

要说今天的月跟寻常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今夜梅花开了，月把梅影、梅香映到了窗上。古代多为纸窗，映着梅影，十分动人。仿佛梅是被他们的精神气场吸引而开的，梅也想主动加入这“锵锵三人行”，窗内窗外互动起来了。诗有了梅的加入，格调完全不同了，而梅也暗示了夜的寒，可情是暖的。

牵入梅花，也让对朋友到来的那份喜悦的表达，有了媒介：月因梅花而不同，今夜因客来而不同。梅与客互熠互美。

今夜是双喜临门——梅与客相携而至；今夜有岁寒三友——一个在窗外，两个在窗内，赏月品茶。呵呵，还要再加一个，读者也迫不及待地去诗家赴饮了。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割稻

张建新

罚儿子下跪了。儿子也好，孝顺，郭婶把他拉扯大，儿子知恩图报，听郭婶的话。

也就在田里栽秧薅秧中，郭婶和媳妇走得更近，郭婶讲自己的身世，苦、累、痛，儿媳一边流泪一边干活，像是读了本大大厚厚的书。儿媳说，稻子成熟了，她要回来和郭婶一起割，郭婶自然同意了。

稻子黄了，今年的稻子长得好，穗子饱满厚敦敦的。郭婶算了日子，周六开镰，天气好，媳妇又是休息日，回来不耽误工作。

郭婶起了个大早，揣了两把镰下地。镰是头天晚上磨过的，一个齿一个齿锉过的，锋利得很。郭婶选了上风口下地，镰刀划了个弧线，稻子倒了一片。郭婶心中自豪，七十岁人了，还中用。不过，郭婶有些走神，想着媳妇了。

太阳上来不久，媳妇赶到了，她也算熟门熟路了，和郭婶没唠叨几句，拿着镰就下了地。媳妇没割过稻，杵在田中半天不知如何下手，郭婶不教，只能模仿着郭婶的动作，费了好大的劲才割下一簇。郭婶故意不教，郭婶心中疼着媳妇呢。郭婶低头割稻，不误查问媳妇小家的闲事，儿子的、孙子的，问得仔细。有喜有忧，媳妇多是拣着好的说。郭婶的心明白着。就听媳妇一声

惊呼，郭婶说：坏了。忙奔媳妇而去，媳妇的手指割破了，鲜血直淋。媳妇泪眼汪汪，郭婶一把将媳妇的手指抓到眼前，嘘地吹了口气，又连贯地将媳妇带血的手指塞进嘴里，吮一口，吐一口，直到血止住了。媳妇任郭婶捣鼓，泪流得更多了，不由自主地喊了声：妈。柔柔的却又如水在流。郭婶没答，只是一口一口对着媳妇的伤口吹气。

郭婶的媳妇不是娇气人，手指包扎了下，又挥镰割了起来，交过学费，动作突然熟练多了，婆媳俩一加劲，到了中午头，一田的稻子就全割倒了。

稻把子是郭婶的媳妇用板车拉回的，媳妇执意不让婆婆拉，郭婶没带蛮，七十岁的人了，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媳妇本想陪郭婶一晚，郭婶就是不允，撵媳妇回城，城里有儿子和孙子，他们也要陪的，好不容易周末，一家人要好好相聚。

郭婶把媳妇送到村口，有些不舍，但还是强忍了，说：再割稻，俩人一起回。郭婶说的俩人是儿子和媳妇。媳妇答应：好，妈。

郭婶补了句：儿子稻割得好，十岁下田，撑得上整劳力。说这话时，郭婶流泪了。

郭婶实际上心中在打鼓，儿子怎不回？